

春

秋

集

傳

春秋卷第六

張洽集傳

莊公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左氏傳諸侯伐鄭宋故也。○襄陵許氏曰中國諸侯宋為大既為之服鄭又為之報鄭宋蓋自是與齊為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杜氏注宋主兵班序上下以國為次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

秋荆伐鄭

左氏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師氏曰自桓公之立而荆為中國患矣十年敗蔡師十四年又入蔡今復伐鄭而桓不能討聖人詳而書之以累桓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

滕子同盟于幽

公羊作公會左氏无曹伯

杜氏注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伯楚亦始彊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滑國都費河南緄氏縣幽宋

地○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  
同尊周也○劉氏傳同盟者何穀同之盟也古者諸侯  
之於天子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  
見曰會穀見曰同同盟之禮見於儀禮覲禮詳矣桓非  
受命之伯也假同盟之禮率諸侯以尊天子蓋自是始  
伯也○程氏傳齊桓始伯仗義以盟而魯首畔盟故諱  
不稱公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齊桓始伯天下  
與之故書同

邾子克卒

穀梁傳其曰子進之也。○杜氏注克儀父名稱子者蓋  
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詹公羊作  
瞻下同

左氏傳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杜氏注齊桓公始伯

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疏云僖  
七年傳

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先言詹是最貴齊以  
鄭不朝責鄭鄭令詹詣齊謝罪齊人執之○纂例曰

凡執諸侯執大夫皆稱人亂常也。○胡氏傳書齊人以  
執詹惡齊之詞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爲執政善用  
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

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春秋待齊之意也  
○劉氏傳鄭詹者何鄭大夫也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者執之以其所爲使者也不稱行人者執之不以其所爲使及非行人者也○襄陵許氏傳宋大鄭小齊桓蓋懷宋以示德而威鄭以正法文王之興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而桓權反之是以爲霸道者也至於宋襄執鄭之虐則桓不爲矣

夏齊人殲于遂

殲公羊作殲

左氏傳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

齊人殲焉。○穀梁傳殲者盡也。然則何爲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爲言遂。其猶存遂也。○陸氏纂例啖子曰。殲者自滅之義也。不言遂人殲之言。齊人自取其殲也。○胡氏傳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遺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齊一同。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爲強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襄陵許氏曰。滅譚譚子奔莒著其君不訕也。齊人滅遂。齊人殲于遂。

著其民不歸也。孟子以謂霸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觀桓之興如此，則所謂以力服人者，非耶？荀子曰：桓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如卿之言，所滅不盡書。書滅譚滅遂，上下一見之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穀梁傳：逃義曰逃。○杜氏注：詹不能仗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之。○陸氏纂例：逃者匹夫之事也。○常山劉氏曰：詹爲鄭卿，見執於齊，不能自辯，以理取直而歸，反如匹夫之逃越來他國，斯可賤也。○蘇

氏傳詹之義當以身任齊責以紓國患而逃遁自免故  
不書來奔而書逃來賤之也○胡氏傳齊桓始霸同盟  
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  
以罪魯也

冬多麋

杜氏注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孔氏疏麋澤獸魯  
所常有多則爲災故以多書○高郵孫氏曰春秋之法  
以有爲災則書有蠶是也以無爲異則書無冰是也至  
於麋者常有之物雖無不足以爲異惟其多而害五穀

則書之矣。○呂氏曰：麋多爲民害，君德不明，政事不修，所致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呂氏曰：無日與朔史失之，春秋亦無由追攷也。災異之變，喪貶之義，蓋不在是焉。

夏公追戎于濟西

杜氏注：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泰山孫氏傳：案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侵我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

三十一  
之也書者譏內無備也○胡氏傳爲國無武備啓戎心  
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  
而明政刑

秋有蠹

纂例云  
或作蠹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蠹射人者也

孔氏疏云蠹短狐  
也一名射景如蠹

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投人景則殺之或  
謂含沙射人入皮膚其毒如疥五行傳曰淫妙蠹亂之  
氣所  
生也○左氏傳爲災也○蘇氏傳生於南方魯之所無

允稱有皆所無也○山陰陸佃曰蠹陰物也麋亦陰物  
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

而陰厲長矣此惡氣之應也。○胡氏傳春秋書物象之  
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  
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杜  
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程氏傳鄆之巨室嫁女于陳

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擊之以往結好大國  
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  
其為媵而往盟為遂事。杜氏注結在鄆聞齊宋有會  
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以二君為盟故備書之本非魯  
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各來伐。○劉氏權衡曰陳人  
者陳大夫也。○胡氏傳媵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  
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  
國之大事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  
者不失己亦不失人失己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

子而曰滕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己也齊宋書爵而曰  
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  
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謂本  
有此命得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耳若違命行私  
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  
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也

夫人姜氏如莒

杜氏注非父母國而往姦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胡氏傳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伯責魯不恭所謂失己與人以招寇也或以結爲設免難之策爲齊宋畫講好之計身在境外而權其國家爲春秋予之故稱公子非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泰山孫氏曰文姜行惡比年如莒○胡氏傳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

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况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夏齊大災

常山劉氏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爲害者亦曰災○穀  
梁傳其志以甚也○杜氏注來告以火故書○劉氏傳  
此齊大災也何以書弔焉耳弔人者哀其禍而救其乏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戎穀梁  
作我

襄陵許氏曰戎自春秋之初即見荆後起是故攘中國  
之患莫宜戎先齊桓既伯七年諸侯畧定蓋自是始伐  
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胡氏傳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也而以為厲公者按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於爵魚篡而實君魚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忽魚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子儀魚乘間得立其為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為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穀梁傳婦人弗目也婦人无外事居有常所故薨不目其地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杜氏注八月乃葬緩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眚公羊作省

泰山孫氏曰肆赦也眚過也肆大眚者罪惡無不赦之

辭也○胡氏傳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常山劉氏曰舜典曰眚災

肆赦臯陶曰宥過无大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斯先王肆赦之道即未

聞肆大眚也肆大眚者元惡大愆俱肆之辭也上廢天討下虧國典縱釋有罪賊虐无辜莫斯為甚天子尚曰

不可况魯國諸侯而敢專肆哉後世惠姦宥賊良民其流於此乎殊失春秋之旨也周官司刺掌

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

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

皆肆則惡人幸以免矣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

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妾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穀梁傳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君配可以言小君也○常山劉氏曰夫人之謚皆私謚也常疑夫人之義皆從君者也無非無儀婦人不尸善名不當別謚謂如宋共姬者為得禮恐此不特為私謚著譏也○胡氏傳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于夷齊人以歸攷之

則議小君之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  
為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左氏禦  
作御

穀梁傳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

范氏注一本大  
夫命以視公子

○左氏傳陳人殺其太子御寇○劉氏傳公子非大夫  
也何以書公之嫡子也公之嫡子則世子也其謂之公  
子何嫡子既誓稱世子未誓稱公子雖未誓書也殺世  
子母弟目君此其曰陳人殺之何世子以誓為貴貴成  
而目君其曰陳人殺之者病禦寇也曷為病之禦寇之

爲人子也蓋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意林曰以爲大夫則非大夫也以爲世子則

則非世子也然而書者知其爲君之嫡也君之嫡未嘗未可以稱世子然而已有可以爲世子之端矣故不可不重也王法貴嫡嫡子之生而其禮固已異矣王法正名嫡子魚生而異其禮苟未誓則不敢名世子也此道並行而不相悖也輕重大小義各有施而不可亂此之謂禮之情

○泰山孫氏曰春秋

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此言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者譏專殺也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文書諸侯殺大夫者四十七也何哉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于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大夫猶不得專殺況世子母弟乎春秋之世國

無小大其卿大夫士皆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其無王也甚矣故孔氏從而錄之以誅其惡觀其稱君稱國稱人雖書法有輕重其專殺之罪則一也○胡氏傳殺而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之類是也其一弑君之賊人人之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

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攷於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自見矣

夏五月

泰山孫氏曰春秋未有以夏五月首時者此言夏五月者蓋五月之下文有脫事耳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公羊傳齊高侯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程氏傳高侯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始與仇為昏惡之

大也

胡氏傳娶者其爲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以爲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公親如齊納幣則不

待取也

冬公如齊納幣

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

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

啖氏曰魯往他

國納幣皆常事不書凡書者皆譏也他國來亦如之○趙氏曰昏禮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納徵即納幣也五請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書其二以納幣方契成逆女爲事終舉重之義也○泰

山孫氏曰按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十四歲即位又二十四年如齊逆女其年三十七歲始得成昏于齊

者文姜制之不得以時而婚耳故其母喪未終如齊納幣圖婚之速也○常山劉氏曰莊公於齊義不共戴天乃娶仇讎之女奉宗廟母喪未終復忘哀而圖昏親如齊納幣親如齊逆女不孝之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程氏傳齊疑昏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

三〇九  
不與使也

谷梁以祭叔為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

○劉

氏傳祭者何邑也叔者何字也曷為氏邑而字天子之

下大夫也下大夫視附庸

意林祭非无臣也不達於春秋所以正上下之禮也孔子

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此之謂也

○胡氏傳祭伯來朝而不言

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訃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為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

左氏傳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

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  
爵之義師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  
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

嗣何觀

外傳曰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觀民於社君為是率而牲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

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

○公羊傳何以書

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

劉氏意林觀社與觀魚一也觀社稱如觀

魚不稱如內外之辨也諸侯於其竟外可以言如於其竟內不可以言如

○常山劉氏傳莊

公越境觀讎國之社不待譏而惡自見也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公羊傳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杜氏注不書荆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纂例啖子曰凡夷狄朝聘皆稱人君臣同辭。○胡氏傳荆自莊公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為心

則與天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邇人安遠者服矣春秋謹華夷之辨而荆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法如此

公及齊侯遇于穀

劉氏傳穀者何內之邑也○高郵孫氏曰簡禮而會之曰遇○呂氏曰公不肖人也初未嘗有然齊心公羊柯之盟公謂曹沫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以公為不能忘齊也者皆里巷雜記妄說也至是以圖婚於齊納幣

觀社與其大夫盟夏與齊侯遇于穀冬又盟于扈君子以魯莊非人也聖人書春秋如此之詳者以為萬世不肖子之戒於莊公何責焉

蕭叔朝公

穀梁傳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

正也於外非正也

公羊傳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劉氏意林為禮非其時猶非其禮也為

禮非其處猶非其禮也為禮非其義猶非其禮也為禮非其物猶非其禮也九月郊五月烝此之謂非其時蕭叔朝公此之謂非其處祭叔來聘齊侯來獻捷此之謂非其義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此之謂非其物雖有肅敬之心繁飾之容君子不受也故禮非其禮而猶不受必歸之正而止又况乎未始有正者也

秋丹桓宮楹

何氏注楹柱也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黜聖大夫舍士黈丹楹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杜氏注扈鄭地○胡氏傳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也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為節也鰥者老

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已曰有鰥在  
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母以爲告則不得娶而  
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  
也今莊公生於桓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  
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爲文  
姜所制使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  
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  
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爲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  
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于策爲後

戒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杜氏注刻鏤也楹椽也將逆夫人故為盛飾○左氏傳

二十三年秋丹桓宮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楹皆非禮

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

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胡氏傳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楹疑若小失

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於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夸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札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于策

為後鑒也

○穀梁傳天子之楹斲之龍之加密石焉諸侯之

楠斲之簞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楠非正也夫人所以  
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宗廟以飾夫人非正  
也刻桓宮楠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穀梁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

齊也

胡氏傳或曰常事不志歲事之常也親迎可以常

乎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為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

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

穀梁胡氏以親迎為恒事諸侯越竟恐不得以為恒事而畧之也

秋公至自齊

穀梁傳迎者行見諸會見諸先至非正也○公羊傳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約遠滕妻也杜氏云蓋以孟任

故○泰山孫氏曰公親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

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以為國非所以奉先公而紹後嗣也不

亂何待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女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胡氏傳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詞昏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弑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侯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亡國故

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公羊傳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覲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杜氏注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左氏傳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天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胡氏曰男女无別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

詳書正始之道也

○胡氏傳公事曰見私事曰覲見夫人禮也曷為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諸臣故以私言之也

大水

呂氏曰政有不得於此則災變見乎彼理之必然也人君覲此而知所以戒懼則危亂之禍何從而至哉春秋之世多水災其必有所為矣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杜氏注羈善曹世子也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

能自定

蘇氏曰：羈曹莊公世子既葬而不稱將不能君也。

○劉氏意：林赤之為

言者與鄭伯突無以異，突因宋赤，因戎皆奪其君，然而春秋一貶之，無上下之異者，春秋治治不治亂也。使鄭忽曹羈事親而孝為上，而禮在喪而哀臨事而恭，大夫順之，國人信之，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尊，何緣而起？然而君臣交爭，兄弟為仇者，上失故下得也。

赤歸于曹

杜氏注：赤曹僖公也。蓋為戎所納，故曰歸。○劉氏傳：赤者何？曹之庶公子也。曷為不繫曹？曷為繫曹？非赤之

所可號也則其曰赤歸于曹何易也何易耳易乎戎也  
○胡氏傳歸易詞也宋人執鄭祭仲而怒出突歸權在  
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

郭公

杜氏注蓋經闕誤也○劉氏傳或曰是郭亡也

胡氏曰於傳有

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  
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  
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  
考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孰亡之蓋齊滅之

齊滅之則其曰亡何邪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  
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杜氏注女叔陳卿女氏叔字○穀梁傳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高郵孫氏曰諸侯之大夫天子賜之邑使之歸國則書氏書字鄭祭仲魯單伯陳女叔是也○左氏傳始結陳好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傳非常也

杜氏曰非常鼓之月長歷推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故月錯

唯正月

之朔慝未作

正月娶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

日有食之於是乎用

幣于社伐鼓于朝

權衡夏書記日食之變季秋月朔亦有伐鼓之事豈必正陽之月哉倘夏

禮與周不同乎然日有食之變之大者人君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豈但非正陽之月者則安而視之哉左氏之說謬矣春秋所以書者蓋譏其不鼓于廟朝乃鼓于社又用牲耳

○穀梁傳鼓禮也用

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

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胡氏傳

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

古者固以是爲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

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

鼗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

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公羊傳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

伯姬歸于杞

杜氏注伯姬莊公女○穀梁傳其不言逆何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胡氏傳逆者非卿其姓名不登於史冊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於史冊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自逆者宮慶齊高固是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杜氏注門國門也○左氏傳亦非常也

失常

凡天災有

幣無牲

天災日月食大水之類祈請而已不用牲○疏云天之譴告人君而見異欲令改過修善人君

唯當告請而已不當用牲以飲食求免唯旱則有祭則有牲詩云靡愛斯牲祀祀群神求弭災沴故祈禱用

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眚猶災也○疏云日食陰犯陽為逆故鼓之周禮太僕職云凡軍旅

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是日月食皆有鼓穀梁所謂充其陽也○程氏遺書曰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

光者月正相當陰盛亢陽也故日月之眚皆可鼓也

冬公子友如陳

杜氏注報女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

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之常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公羊無  
春字

襄陵許氏傳以伐戎致大伐戎也齊魯伐戎而中國崇也隱桓以來世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變渝我是以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

曹殺其大夫

劉氏傳曷爲或稱人以殺或稱國以殺或稱人而不名或稱國而不名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稱人以殺者殺有罪也稱人而不名者大夫無罪衆殺之也稱國而不

名者大夫無罪君殺之也大夫無罪而君殺之非也雖有罪不以歸于京師亦非也○胡氏傳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然殺大夫而曰大夫與謀其事何也與謀其事者用事之大夫也見殺者不得於君之大夫也所謂義繫於殺者罪在於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故止書其官而不錄其名氏也五霸三王之罪人而

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于策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晉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與或奪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秋會宋人齊人伐徐

公穀作公會左氏古本無公字陸氏纂例同

杜氏注宋序齊上主兵○劉氏意林小事也而亂王者之制王者之制固曰諸侯不專征諸侯不專征是以屬之方伯連率今齊以其事小其衆少而因使宋主之是

則人自爲政與諸侯無霸矣以異物蓋有其變微而其損大者此之類也不可不正也○胡氏傳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爲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爲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杜氏注洮魯地○左氏傳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列守

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陸氏微旨參議  
之也公及祀侯伯姬俱失正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氏傳陳鄭服也

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於楚皆有二

心於齊今始服也

○程氏傳同志而盟非率之也○穀梁傳同

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  
侯何也齊侯得衆也○胡氏傳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  
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  
書同盟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

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據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視他盟爲愈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杜氏注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也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劉氏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曷爲字卒從正葬從主人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何以書識何識爾君不行使乎大夫君行使乎大夫內失正也大夫不交諸侯大

夫交乎諸侯原氏失正也內失正原氏失正季子可以已矣則是從命也參譏之○呂氏曰凡此一歲之中公會杞伯姬于洮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杞伯姬來莒慶來逆叔姬皆為非禮然則治世惟能使人克己復禮而已使人克己復禮春秋所為作也

冬杞伯姬來

左氏傳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

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纂例合札者悉常事不書豈有二百四十二年內女惟兩

度歸寧乎益知非禮而來故書云尔

○胡氏傳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

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莒慶來逆叔姬

劉氏傳莒慶者何莒大夫也其言逆叔姬何自爲逆也大夫非君命不越境越境逆女非禮也然則嫁女於大夫書乎不書不書則此何以書以公之自主之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公之自主之非禮也意林曰莒慶非有君命也叔姬非適諸侯也何以得書乎以公之自主之公之自主之則敵敵則書矣凡喜惡哀樂愛惡

者人情之所不免也人情之所不免而無礼義之制則  
放而不反是以聖人物爲之防使人乃廢情而任礼礼  
然而然不以私意損益

○胡氏傳叔姬莊公女也何以

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爲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  
祀伯來朝

杜氏注祀稱伯者蓋爲時王所黜○石氏曰祀公爵也  
或稱侯或稱伯亦猶滕之或稱子或稱侯皆聖王不作  
諸侯自恣朝會不常彼數國者力既不足禮亦不備或  
進而侯或黜而伯孔子從而書之以見周衰禮籍不存  
高下之爵列由時君之所升黜而王制不復與班次失

叙之旨同也杜預謂時王所黜非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杜氏注城濮衛地將討衛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氏傳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孫氏曰前年同盟于幽衛侯不至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不服罪也不地者戰于衛也○公羊傳伐不日此

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

胡氏

傳見齊人奉詞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纂例凡外

戰先書被伐之國以及來伐者又戰之道以主及客也

主人服則不戰凡戰不書及迭爲主也如秦初伐晉而退晉後追之至河曲而戰之類

是也○胡氏傳春秋紀兵及者爲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

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

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戾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

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爲衛討者

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徵康叔不泯

其社稷使得自新亦惟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徵詞請罪而上逸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爲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齊稱人將軍師少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公羊有邾人

左氏傳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衆車入自純鉤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穀梁傳其曰荊州舉之也善救鄭也○胡氏傳楚子元無故興師陵弱暴寡故狄

之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

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也

冬築郿

公穀並作微

公羊傳造邑也

權衡曰築者作邑耳詩云築室百堵百堵皆兵營鼓弗勝洙謂城邑也

杜

氏注郿魯下邑○胡氏傳不視年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爲也則非君人之心矣

大無麥禾

蘇氏曰是歲未嘗有水旱螟蟲之災而書大無麥禾劉向曰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沈約宋志言吳孫皓時嘗

有之苗稼雖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飢聞竟皆然連歲不  
已○杜氏注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

胡氏傳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  
充有司會計歲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  
歲抄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詞也○劉氏意林曰此言為國者

之不可以無九年之蓄也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  
餘三年之食三九二十七年則餘九年之食百官之奉  
賓客之禮不外求而足雖有水旱如堯湯之久而上下  
不憂今莊公在位二十八年矣而麥禾曾不足以待國  
用所謂寄生之君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辰穀梁作臣

杜氏注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魯語曰魯饑臧文仲言於公曰夫爲四鄰之援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而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齊人歸

其王而予之糴○公羊傳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

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穀梁傳

年之畜曰不足无六年之畜曰急无三年之畜曰困

其困也古者稅什一凶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

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

胡氏傳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

齊則其詞緩告糴糴○劉氏曰君子之爲國也恃已而不

干齊則其情急

恃人貴義而不貴名臧孫辰告糴于齊此言大臣任國

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務農重穀節用而愛人則倉

廩實不知爲此事至而憂之何其末歟魯人悅其名而

以急病讓夷爲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節用爲罪此  
王政之務本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廩

公羊傳新延廩者何脩舊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  
譏爾凶年不脩○穀梁傳延廩者何法既也其言新有  
故也有故則何爲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  
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  
百事廢矣久築微春新延廩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孫氏

曰無麥禾而告糴則民飢矣延廩雖壞未新可也莊公  
春新延廩不受民力若此○胡氏傳此屈宜曰所謂時

拙舉羸者也。○劉氏意林曰：張瓌問於劉子曰：昔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何哉？劉子曰：泮宮者，諸侯之學也。僖公修之，得其時，制則諸侯之事也，不可勝書。故春秋不書也。春秋以制度溯其上，爲法而詩人以恩厚愛其君爲事，詩有過厚而春秋無虛美，此其所以異也。夫春秋之記畧常事，簡小事，謹大事，所以經後世非史官之任也。

### 夏鄭人侵許

許氏曰：許以近楚，自桓之伯，未嘗諸侯故，鄭侵之，以求好焉，蓋自是後許從中國矣。

### 秋有蜚

左氏傳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公羊傳何以書記

異也

惡臭之蟲南越所生非中國所有○劉氏意林曰

鸚鵡不逾海而蜚非中國之物暫而一至故不可言多而言有麋者中國所有也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爲異故不可言有而言多矣類者中國所多也多不足怪而爲災則害故不可言多而言災此制言之體也

冬十有一月紀叔姬卒

杜氏注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胡氏傳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於古公亶父之去矣

城諸及防

杜氏注諸防皆魯邑諸今城陽諸縣

今青州諸城縣縣又有故防城○

左氏傳冬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

也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大火心星

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星昏板弊而興作日至

而畢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疏云賈逵曰言及先後之辭劉

權衡曰若言諸防則似一城故以所先成記耳○陸氏辯疑趙子曰此但依先後次第或甚者先之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左氏無師字

辯疑趙氏曰據齊伯已成魯爲之弱何敢議救蓋欲會齊圍鄭至成待命聞鄭已降故不行耳然疑而無質但

當存而勿解爾

秋七月齊人降鄆

杜氏注鄆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逆以兵威脅使降附。趙氏曰鄆蓋小國降服而爲附庸也。常山劉氏曰齊人降鄆鄆微弱小國齊肆其強力脅而服之也不書鄆降而曰齊人降鄆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鄆之弱故責之薄也春秋之義抑強扶弱而已。高郵孫氏曰鄆降于齊師是時齊魯之師相會圍鄆鄆不降我而獨降齊非齊師能使之附鄆自降耳齊人降鄆非鄆欲降齊人降之耳。呂氏曰管仲所以相其君者功業可見矣。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劉氏傳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何賢乎叔姬紀  
侯去其國叔姬從焉紀侯卒叔姬歸于鄆婦人從人  
者也從不失節以是為賢也

胡氏傳紀侯既卒不歸宗國而歸于鄆所謂秉節守

義不以故而賤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歸其卒先儒謂賢而得書所以為後世之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杜氏注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  
蓋魯地○左氏傳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齊桓行霸故欲為燕

謀難燕國今薊縣○襄陵許氏曰齊桓伐鄭伐鄭伐徐皆以宋人主兵而與公會城濮而後伐衛與公遇魯濟而後伐我以是知桓公之霸不自恃也用人之能以爲能集人之功以爲功故其用兵行師每資武於宋桓而取策於魯莊其治國也一則仲父二則仲父遂能力正天下澤濟生民

### 齊人伐山戎

杜氏注山戎北狄○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

胡氏曰何以知其非

將卑師少以齊侯來獻我捷則知之矣

○胡氏傳其稱人譏伐戎也夫北

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爲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議其罪則將開後世

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舍近政而貴遠畧困吾民之力  
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疑而稱人以爲好  
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  
其謂退師召陸賁以大義不務兵交而強楚自服乎觀  
於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通旨曰  
楚類侵

鄭鄭乃內地故齊桓伐楚聖人取之戎遠地齊桓爲燕  
而伐山戎聖人則聚之於此可見帝王用兵之意矣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氏注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  
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爲也四

方而高曰臺。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厲民也夫國而築臺是樂而已矣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杜氏注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氏傳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主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常山劉氏曰齊伐山戎得其捷齊侯躬來夸示以威我而聖人書曰來獻者

抑之也

秋築臺亭秦

杜氏注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

案范縣今屬濮州亭尚存

穀梁傳

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  
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

冬不雨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程氏傳一歲三築臺明年城  
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范氏注小穀魯邑○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胡氏曰孫魯人也而終身學春秋其考此事必詳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杜氏注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左氏傳齊侯為楚

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謀為鄭報楚宋公請先見

于齊侯夏遇于梁丘○劉氏傳何以書我接之也則其

先宋何宋主齊也宋何以主齊齊遠而宋近也席則有

上下室則有與酢諸侯之事重主輕大主小近主遠貴

主賤○襄陵許氏傳隱莊之間凡六書遇以其去古為

未遠自閔以後有會無遇忠益不足而文有餘矣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氏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醜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塗泉而卒立叔孫氏○杜氏注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飲醜而死不以罪告故得書卒○公羊傳曷為不言刺之為季子

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爲國獄  
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召季  
子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  
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  
和藥而飲之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殺者同君親  
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  
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  
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  
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疏云杜氏釋例曰經書公子慶父伐於餘丘而公羊以爲

慶父叔牙皆莊公母弟計其歲未能統軍公羊之說殆非也今推按傳恒以成人而弑隱即位乃娶於齊自應有長庶故氏曰孟此明證也公疾問後於叔牙牙稱慶父才疑同母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故以死奉般情義相推理當然也○陸氏微旨季子愛義俱立變而得中

故夫子書其自卒以示其無譏

意林曰殺也而卒之殺之當其罪故遂其隱之

之意也使季子謀不緣君誅不當罪則春秋猶將探其專誅之惡以示後世矣聖人原情議獄以季子之為忠於國而適於權聽而與之所謂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自三桓始者乃此之謂矣然則大夫非強雖有罪可殺君不得殺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亦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

人之手以齊終也。○杜氏注：公薨皆書其所詳凶變。○  
纂例：趙子曰：莊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而闈幃不飾  
也。詳見隱十一年。○胡氏曰：莊公以世嫡承國不為不貴，周公  
之後奄有龜蒙不為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不久。  
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  
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  
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己未公羊穀  
梁作乙未

左氏傳初雩講于梁氏

雩祭也講肄也  
梁氏魯大夫

女公子觀之

子般

國人犖自墻外與之戲

國人養馬者以慢言戲之  
○呂氏曰國人戲公子魯

之家法自文  
姜壞之至此

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

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穆門

穆門魯南城門○呂氏曰爲  
國君不能誅而謂子般之言

如此莊公  
之志荒矣

八月公薨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即喪位  
次舍也

冬十

月己未共仲使國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

公○公羊傳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

子君薨稱子某旣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

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

則不書葬○杜氏注子般壯公太子不書殺諱之也○

胡氏傳昔舜不告而娶恐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君子以爲猶告也莊公過時越禮譏於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大舜不告而娶多之義甚矣而子般乃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雖享國日久獲終路寢而嗣子見弑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不以爲戒哉

公子慶父如齊

陸氏微旨啖子云書公子慶父如齊見臣弑之罪也此言弑君之賊臣子不能討又非君逐而去故明書如齊以見其罪溥聞於師曰齊爲伯主而不能討又許其來

惡可知也。○劉氏權衡慶父，雖弑子般，未敢便取其國。利閔公之幼立焉，其如齊者，直告立君也。○胡氏傳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

流至此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永嘉薛氏曰其言如齊何自託于齊也

狄伐邢

杜氏注邢國在廣平襄國縣○襄陵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次之而荆暴於戎狄又暴於荆當惠王世戎狄荆楚交代諸夏使無齊桓攘服定之豈復有中國哉

三十四

春秋卷第六

四十

等